

成风化人

人物周刊

纪念建党 95 周年
优秀共产党员风采

6月7日，陈光保老人回到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——谭葛村。1977年，时任海康县（后改为雷州市）县长的陈光保冒着风险支持谭葛村进行包产到户试点。新华社记者梁旭摄

了，倒在病床上。这个刚强坚毅的高大汉子嚎啕大哭，泪水像开了闸，希里哗啦，像个孩子。他感觉愧对妻子：跟着开荒办农场，她吃尽了苦，受尽了难，到头来没享过一天清福！

妻子安静地睡在一个碧绿剔透的雕花匣盒里，她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每一个思念的夜晚，月光皎洁，虫鸣阵阵，蛙声如鼓，更显身旁无边的寂静。陈光保紧紧抱着妻子的骨灰盒，久久不能入睡。隔着冰凉光滑的大理石匣面，他似乎能听到妻子熟悉的呼吸声，感受到她的心跳，这让他的心超脱尘念，更加坚定未来的方向。

“这些年，保伯给村民生活带来的变化，太大了！”北和镇党委书记陈小华感慨地说，在保伯带动下，仙过岭一万多亩荒地全部被村民开垦出来，附近6个村历来十年九旱、年年灾荒，如今靠开荒种植发家致富，村里消灭了茅草房，盖起了“香蕉楼”“甘蔗楼”。

保伯农场成为远近群众心中的“圣地”，几乎每天都有人前去拜访，有反映困难的，有感恩致谢的。湛江、雷州的领导干部经常去看望陈光保，陪他吃饭，听他现身说法“讲党课”，主题永远是作为共产党人一心为公、两袖清风的故事。

一位老干部感慨地说，我们退休后在城市门可罗雀，陈光保远在山野却门庭若市。

走进保伯农场，简陋、清贫。屋内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，陈光保每天看报写作的书桌，还是从外面捡回的废旧品，吃饭坐的都是十几块钱一个的高脚塑料凳。年逾七旬的弟弟陈平，至今在农村生活清苦。

陈光保“裸捐助学”，与他离休前提倡“治穷先治愚，兴学育才”的理念一脉相承。他任雷州主要领导期间，雷州成为广东省教育先进县，为雷州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。早在1982年，面对全县只剩下大学本科毕业人员46人的严峻形势，陈光保带头捐资1700元，号召全县人民兴起集资办学的热潮。1983年，他力排众议，施行一个不同凡响的举措：财政3年内拿出500万元，委托高校代培800多名大学生。

陈光保“裸捐”助学，在雷州大地掀起一股重教助学之风，在他的带动下，当地社会资助贫困学生扶持教育事业，蔚然成风。

大力支持谭葛村1977年进行包产到户试点，比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还早了一年，这是陈光保对广东农村改革的重大贡献。

1977年11月，当时的北和镇谭葛大队的社员们，大胆实行包产到户试点，1978年开始在全大队推广，成为广东省农村第一个吃螃蟹者。而这—农村改革的指挥者、支持者就是时任海康县县长陈光保。他不仅主张包产到户，还提出允许牛工私养，允许包产到船、允许私人开荒，允许能工巧匠、能商则商等“六允许”。一包则灵，被称作“乞丐村”“逃荒村”的谭葛村，一举变成了富裕村。

包产到户，在当时需要极大的胆魄和勇气，弄不好是要丢乌纱帽的。1980年3月，陈光保被点名参加全省农业工作会议，会上争论激烈，陈光保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有人拍桌子，指责他“搞倒退”！但陈光保坚持认为，“让农民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屋住、有钱花，才是硬道理。”还当场表示，如果不让搞包产到户，就上北京去反映情况。最终，在陈光保的坚持下，海康县成为广东首批11个承包到户的县之一，他也因此赢得了“血性县长”的赞誉。

叮嘱子女要清廉自律，“最大的孝顺是不贪不占”。“不贪不占”，被陈光保列为家规。

2007年4月，陈光保的爱人张少乔黯然离去。遗体火化后，一些人建议将其骨灰安葬在仙过岭。陈光保不同意：如果有人死了都占地建墓，今后子孙将无地可耕。至今，妻子的骨灰盒仍放置在床头。他郑重地嘱咐子女，死后不要土葬，一定要火化，要把他夫妇的骨灰一起洒进南渡河，流到大海去，不占国家一寸土地。征得子女们的同意，他将“不占国家一寸土地”又列入家规。

2010年，捐资助学大会后，陈光保向子女们宣布了最新一条家规：“不给子女留一分钱”，把全部财产都捐出去！有人笑他傻，陈光保淡淡一笑：雷州历史上出了6位受人尊敬的清官，清代丁宗洛变卖万亩祖田救济农民，陈瑛公孙二人吃一个鸡蛋，将俸禄节省下来给家乡修海堤，这些先贤清官都没有给后代留财产，“我是堂堂共产党员，为什么要给子女留财产？”



传说仙过岭生鬼，历代从无谁敢开。当代愚公光保伯，荒山垦成百果园。
——《雷歌》

雷州市北和镇仙过岭，保伯农场。一幢简陋的两层楼农舍，屋前平地只硬化了三分之一，坑坑洼洼，残破斑驳，两台崭新的拖拉机掩映在旁边芒果林间，一台是今年添置，一台是去年刚买。一群大大小小的鸡在铁丝网围起来的空地上啄食，不时咕咕叫唤，两条黄狗蜷缩在树荫下乘凉。

一个面容黝黑的耄耋老人端坐在轮椅上，颤巍巍地抬手，指着种有大片甘蔗、香蕉的果林方向，招呼大家，他又要到农场的田间小路上走走了。从场部往农场深处漫步，左边是甘蔗，右边是香蕉，总共约有2800亩，那些一望无际、郁郁葱葱的生灵，都是他的牵挂，每天都要去看看。甘蔗长势好不好？香蕉挂果怎么样？会不会有虫害？会不会来台风？会不会闹干旱？他牵挂这些寄托着他风烛残年最大希望的植物，盼着有个好收成。

谁能想到，这幅乡下老农的农家生活场景，竟然是一位正厅级领导干部的离休生活写照。

1994年，陈光保从湛江市政协主席任上离休，他不愿在城里享清福，次年就和妻子张少乔，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荒山野岭开荒当农民，至今有21个年头。

裸捐家资助学子，宁愿清贫住回寨。现金献完卖楼房，身后不留一文。
——《雷歌》

今年4月、6月，记者又两次看望陈光保。一见面，他迫不及待地诉说：今年农场收成应该不错。此时，他眼睛闪烁着泪光，欢喜之状，深深感染了记者一行，唯愿天公作美，风调雨顺，成全老人一片赤诚为民之心。

去年，他还在农场的收成揪心地痛：中心风力达15级的强台风，将2000多亩甘蔗、300多亩香蕉全部刮倒，一年的努力和希望全成泡影。那时，他老泪纵横，痛惜万分，令人不忍。

可以说，陈光保的悲喜，系于农场的经营收成。他为何如此看重农场收益，是因为他爱财吗？

当然不是！万千家财，对于这位老人来说不过是身外浮云。这些云彩最终化作春风春雨，洒向那些亟需帮助的贫困学子。

南渡过去百姓苦，咸水逼人无生路。党逐龙王归大海，一坝堵绝万年愁。
——《雷歌》

称颂陈光保的雷歌很多，记者翻阅湛江市雷歌研究会编辑的一本小册子，发现人们写雷歌、唱雷歌，实际上是歌唱陈光保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责任与担当。

千年南渡河，纵贯雷州半岛腹地，它是雷州的母亲河，也是一条随大风暴雨而作恶的灾难之河，饱浸百姓血泪。翻开《雷州府志》，便可看到：昔日南渡河“每逢飓风兴作，咸潮逆流而上，沿岸禾田庐舍皆被淹没，而洋田居民荡析殆尽，雷州人为之苦不堪言”。明朝永乐年间一个中秋前夜，汹涌海潮倒灌南渡河，方圆几十里顿成泽国，光县城北门一带就陈尸千具，无人认领，留下一座千人合葬的“咸水墓”。历朝历代官员都很重视修建海堤，但根治南渡河，只有陈光保这一代共产党人办到了！

1970年，在南渡河的变迁史上，是一个大写的年份。当年秋天，一个壮实的雷州汉子在南渡河畔，振臂一呼，发出“斩断南渡河，建设新海康”的号召。

梁光教子学保伯，楹联声明廉政家。执政公平学保伯，父子同船不错家。
——《雷歌·父子同心反腐败》

陈光保“大爱”之下不容私，他的家规，成为雷州“关键少数”廉洁自律的参照系。

任海康县县长的时候，陈光保就在家宣布了三条家规：“不准收礼，不准走‘后门’，不准搞‘夫妻妻(子)贵’”。1983年任海康县县委书记后，他每年春节都要在自家门口贴上一副对联：“送礼可耻；受礼有罪”，横批“端正党风”，前来送礼的人一到家门口也就望而却步。“做陈光保的家属子女，不能占便宜。”陈光保执行起“三不”家规，毫不含糊。

1974年，大女儿陈忠于一“上山下乡”到了龙门林场。1979年，同批下乡的14个知青只有她一人还未回城。陈忠于想回城，三番五次哀求父亲帮忙。无论怎么软磨硬泡，陈光保就是不答应。他悄悄在女儿的挎包里塞进一些粮票、10多块钱，还有中学课本，内夹一段赠言：“孩

开荒办农场: 对群众的致富承诺

北和镇自古荒僻，蛇虫横行，当地人吓唬小孩子，往往说：“不听话，就送你去北和”。北和镇的仙过岭，更是满目荒凉的不毛之地，群众生活穷苦。陈光保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许下承诺：离休后要带领农民改造荒山、脱贫致富。

雷州半岛风、旱、水、涝、海、潮“六害”俱全，仙过岭自然条件尤其恶劣。两位花甲老人开荒办农场，无疑是对身体和意志的极限挑战。刚开始，开荒的只有他俩和几个自愿加入的老干部，后来增加至上百号人，都是雇用的村民和志愿者。他们住在油毛毡搭建的工棚，夏天热得像蒸笼。蚊子特别凶悍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发现手脚全是蚊子咬出来的大红包。周围蟒蛇出没，危机四伏。

仙过岭的石头多，平整场地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搬运大大小小的石头。陈光保想办法租来挖掘机、手扶式拖拉机和手推车，机械不够用，就肩挑手扛靠人工。每天披星戴月，早出晚归，大家都玩命似地搬运着那些似乎永远搬不完的石头。长期的高强度劳动，让陈光保腰部劳损的旧病不断复发，越来越严重，有时疼得起不了床。这样豁出去拼命干了两年，终于平整出一块2800亩光景的坡地。

“裸捐”助学: 治穷先治愚的善举

从2000年开始，陈光保坚持资助贫困学生。开办农场后，他更是把工资收入、农场利润几乎全部用来奖学助教。

2009年，为了凑齐100万元，陈光保执意将自己在湛江市区唯一的一套住房作价26万元卖掉，子女们舍不得卖掉房子，但拗不过他，就凑钱瞒着他拿出26万元当作卖房款交给陈光保。

2010年他将农场改名为“保伯重教助学农场”，他给自己定下每年捐资助学100万元的任务，表示身后不留一分钱给子女，彻底“裸捐”。

在华南师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读研二的黄仁龙，老家在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，他是陈光保“裸捐”助学的受益者之一。2010年，黄仁龙家三兄弟同时考上大学，因为家里穷，砸锅卖铁

也只供得起一个大学生，哭得双眼红肿的父亲狠心决定三兄弟“抓阄”上大学。就在绝望之时，保伯送来了希望：不仅资助1万元现金，而且还发动社会募捐，圆了他们三兄弟的大学梦。2014年，黄仁龙还考上研究生。

陈光保并不是“大款”，离休后的他只是一个普通“农民”，惨淡经营着一个农场，灾害随时来袭，农场随时可能面临破产。为了筹捐款，2010年陈光保向女儿借钱20万元，凑齐105万元，捐完款后，发现农场连买化肥的钱都没有了，他却呵呵地说：“不怕不怕，可以跟银行贷款，等香蕉卖了就有钱还贷款了。”

迄今，陈光保变卖房产，散尽家财，捐款1400万元，资助奖励学生6000多人。他对群众倾囊相助，一掷万金，对自己和家人却“一毛

雷歌记事: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史诗

他，就是海康县县长兼南渡河海堤工程总指挥陈光保。

这一口号震撼了古老的雷州大地，激动着数万名铁骨铮铮的雷州儿女。他们担着锄头、畚箕和简单行李，从四面八方集结到南渡河畔，几十公里长的堤面上旌旗招展，号声如雷。挖土、担土、打石、运石、堵海，人如潮涌。陈光保日夜住在工地、吃在工地，声音沙哑了，两眼熬红了，两脚浮肿了，有人劝他休息，他都不肯。

1971年9月，堵口合拢进入关键时刻。他与大家一起奋力把装满砂石的木船推进龙口，当截流堵口出现重大险情时，陈光保二话不说就跳进漩涡，同200多名群众手拉手筑起人墙，稳住木船，接运砂石，终于将滚滚洪流拦腰截断。南北堤合龙了，工地一片欢腾！

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，在雷歌中有清晰的记载：“保伯带头搬土石，冲进激流大漩涡，堵口截流不怕险，手拉手来作人墙”。但不幸的是，

身先士卒的陈光保，曾重重摔倒在石块堆上，从此落下腰部疼痛的病根。

在陈光保的带领下，经过4年兴建、4年治理，南渡河终于被驯服。一道高8.5米、基座宽32米、全长21公里的海防大堤，巍然屹立在雷州大地上，被誉为“南海长城”。抗灾防御标准提高到12级台风和百年一遇海潮。南渡河两岸22万亩西洋田，如今成为广东的“金色粮仓”。群众唱着雷歌，奔走相庆，“稻海欢歌唱保伯，造福人民功万年”。

南渡河大堤，至今为雷州半岛的安宁昌盛发挥着巨大作用。它就像一座无字的丰碑，巍然矗立在巨大的南海之滨，印证着共产党人鞠躬尽瘁、改天换地的魄力和担当。

县长保伯眼光远，扶正驱贫史光辉。只要农民有饭吃，敢顶风头功巍巍。
——《雷歌》

数次明家规: 大爱之下不容有私

子，路在你的脚下。”后来，陈忠于发奋苦读，考上大学，离开了林场。

1983年，老三陈主大学放暑假回家，纪家公社党委书记知道他爱吃树菠萝，就从公社的菠萝树上摘了一只送给他。陈光保得知这个情况，马上叫爱人给纪家公社汇去20元，并在汇款单上附言：“如果不够，以后再补”。

1983年9月，张少乔的叔父因病去世。次日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，司机悄悄地把小车开出来准备送张少乔回乡。陈光保发现后立即制止：“公车不能私用。”说完，陈光保备好手电筒和雨衣，让儿子冒雨骑单车载母亲到卜扎村办理叔父的后事。

陈光保的弟弟陈平，曾经央求哥哥在城里给他找份工作，遭到拒绝。陈平一肚子委屈，跑到湛江找一位“老上级”。“老上级”出于同情，

老百姓为老书记深情歌吟

雷歌作证：记『杨善洲式』的优秀共产党员陈光保

新华社记者徐金鹏、刘大江

雷歌，飞翔在雷州半岛红土地上的吟唱精灵。

一如其名，雷歌爱憎分明，大胆泼辣，四句一首，直抒胸臆，朗朗上口。数百年风雨传承，形成民间褒贬为官者贪廉得失的民歌传统。

原广东海康县(今雷州市)县委书记陈光保离休已20余年，至今仍有绵绵不绝的雷歌称颂。

“古有陈瑛，今有保伯”类似雷歌在雷州半岛广为传唱。当地无论长幼，都尊称他“保伯”。

这是来自红土地的最高礼赞，更是矗立百姓心中的丰碑。

这位双腿瘫痪、85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，为什么能走进群众心里，为什么离休多年仍被人们广为铭记，在悠悠雷歌中赢得如此深情的吟唱？

一路追寻，一路采风，一路感动！记者从2010年至今一直追踪采访陈光保，如今，我们又来到仙过岭头、南渡河畔，听百姓讲述“老书记”的故事。



6月7日，陈光保回到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——谭葛村参观展览室。新华社记者梁旭摄



2009年8月14日，受资助的学子看望陈光保(右三)。(雷州市供图)